

書名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8  
 編號 D8621700

# 卷三十二

第一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警世通言

卷一

一



成一無慰，夫妻衣錦還鄉。三任官資約有數千金，贖取舊日田產房屋，重在曹家庄與莊爲宦門巨室。這雖是曹可成改過之善，却都虧趙春兒贊助之力也。後人有詩贊云：

後人衣錦如君，如此新顏千古。

又仗紅顏再起家，勸君還是莫貪花。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掃蕩殘胡立帝畿

左環滄海天一帶

戈戟九邊雄絕塞

太平人樂華胥世

龍翔鳳舞勢崔嵬

右擁太行山萬圍

衣冠萬國仰垂衣

永永金甌其日輝

這首詩單誇我朝燕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北倚雄關，南壓區夏，真乃金城天府，萬年不拔之基。當先洪武爺掃蕩胡塵，定鼎金陵，是爲南京。到永樂爺從北平起兵靖難，遷於燕都，是爲北京。只因



這一遷把個苦寒地面變作花錦世界自 永繼永命  
九傳至於 萬曆爺此乃我朝第十不代的天子這  
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  
年削平了二處寇亂那二處

日本關白平秀吉

西夏哮承恩

播州楊應龍

平秀吉侵犯朝鮮哮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  
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是

一人有慶民安樂

四海無虞國太平

詔中單表萬曆二十年間日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

鮮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及倭往故有戶部  
官奏准自今其與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  
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耕種好  
中結末來又有一個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  
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學生自開了  
這例兩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  
李名甲字干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布政所生  
二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援例至於  
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  
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那名姬姓杜名燮排行第十



院中都稱爲杜十娘生得

渾身雅豔、遍體嬌香、兩鬢眉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

秋水潤臉如蓮、夢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

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

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蕩

產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號來、道是

坐中若有杜十娘、手筭之量、飲千觴

院中若識杜老嫗、千家粉面、都如鬼

却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

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担兒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

俏麗兒、溫存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替襯的勁兒、與

十娘一雙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鴉兒貪財無義、

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

奈李公子懼怕老爺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情好

愈密、朝歡暮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

無他志、真個

恩深似海、恩無底、義重如山、義更天高

再說杜媽媽女兒、被李公子占在、別的富家巨室、聞

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撒漫用錢、大



差大使媽媽背肩語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  
年有餘李公子囊篋漸漸空虛手不應心媽媽也感  
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兒子闖院幾遍寫字來喚  
他回去他迷戀十娘顏色終日延捱後來聞知老爺  
在家發怒越不敢回吉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疎  
那杜十娘與李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  
愈熱媽媽也幾遍教女兒李李單出院見女兒不  
統口又幾遍將言語觸突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  
子性本溫克詞氣愈和媽媽沒奈何李李遂只將十娘  
托罵道我們門戶人家喫客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

一年有餘莫說新客連舊王顧都斷了分明接了個  
纏着老蓮小鬼也沒得上門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  
氣無煙成什麼模樣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任便回  
道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費過大錢來媽  
媽道彼一時此一時你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兒把  
與老娘辦些柴米養你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女兒  
便是推錢樹千生萬活偏我家晦氣養了個退財白  
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到替你這  
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你對那



窮漢說有本事出幾兩銀子與我到這你跟他去  
我別討個丫頭過活却不好十娘道媽媽這話是真  
是假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  
沒處設法便應道老娘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娘  
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干把銀子也討  
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  
個粉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  
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銀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  
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狐拐打那光棍出去那時莫  
怪老身十娘道公子雖在客邊之鈔諒三百金還措

辦得來只是三日忒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趕趁這  
窮漢一雙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里來銀子沒有  
銀子便鐵皮包臉料也無顏上門那時重整家風  
兒也沒得話講答應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十日  
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十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  
他也無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翻  
悔起來媽媽道老身年五十一歲了又奉十齋怎敢  
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爲定若翻悔時做豬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

可笑虔婆意不良

料定窮儒囊底竭

故將財禮難嬌娘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  
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  
空如洗如之奈何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二  
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即若遊資雖罄然都中豈無  
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爲君之所有省受  
反妾之氣公子道親友中爲我留戀行院都不相顧  
明日只做束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假貸路費奏  
聚幣來或可滿得此數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  
娘道用心作速專聽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公子  
言訖西來初二日四六歲假說起身告別衆人到地

是夜來叙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言道說着錢  
便無緣親友們就不招架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  
是風流浪子迷戀烟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爲他氣壞  
在家他今日抖然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  
手又去還脂粉錢父親知道將好意翻成惡意始終  
只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便回道目今正值空乏不  
能相濟慚愧慚愧人人如此個個皆然並沒有個慷  
慨丈夫肯統口許他一二十兩李公子一連奔走  
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敢回夫十娘權且含糊答應  
到第四日又沒想頭就羞回院中平日間有了杜家



連下處也沒有了。今日就無處投宿，只得往同鄉柳  
監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  
公子將杜十娘騙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搖首道：「未  
必未必。」那杜徽，曲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  
斛明珠，千金聘禮。那搗鬼如何，只要三百兩，想搗鬼  
怪你無錢使用，白白古住他的女兒，設計打發你出  
門。那婦人與你相處已久，文礙却面皮，不好明言。明  
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個人情，限你十日。  
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時，他會說你笨。  
你落得一場藥殞，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煙花逐客之

計。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不如早早開交。  
上公子聽說半晌無言，心中疑惑不定。遇春又道：「足  
下莫要錯了主意。你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還  
有人搭救。若是要二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箇月  
也難。如今的世情，那肯顧緩急二字的。那煙花也算  
定你沒處告債，故意設法難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  
是。」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往外邊東  
央西告，只是夜裏不進院門了。公子在柳監生寓中  
一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  
進院十分着緊，就教小廝四兒街上去尋。四兒尋到



大街恰好遇見公子，四兒叫道：「李姐夫，娘在家裏望你。」公子自覺無顏，回復道：「今日不得工夫，明日來罷。」四兒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死也不放。道娘叫：「尋你，是必同去。」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牽掛着表子，沒奈何，只得隨四兒進院，見了十娘，嘿，嘿，無言。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十娘道：「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道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

果然開口告人難

一連奔走六日，並無銖兩。一雙空手，羞見芳卿，故此

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承命呼喚，忍耻而來，非某不別心，實是世情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虔婆知道。」郎君今夜且住，妾別有商議。十娘自備酒肴，與公子權飲。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郎君果不能辦一錢，即妾終身之事，當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貯絮褥內，藏有碎銀一百五十兩，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謀其半，庶易爲力。限只四日，萬勿遲悞。十娘起身，將褌付公子。公子驚喜過望，喚童兒持褌而去。逕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褌



拆開看時，祭中都裹着零碎銀子，取出兌換，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人也！既係真情，不可相負。」王當代爲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王成決不有負。」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頭各處去借貸。兩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道：「吾代爲足下告債，非爲足下實憐杜十娘之情也。」李甲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欣然來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借，今日如何就有？」王當道：「使吾兩人得遂其願。」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使吾兩人得遂其願。」

者柳君之力也。兩個歡天喜地，又在院中過了一晚。次日十娘早起，對李甲道：「此銀一交便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合當預備。妾昨日於姊妹中借得白銀二十兩，郎君可收下爲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無出，但不敢開口，得銀甚喜，說猶不了。鵝兒恰來敲門，叫道：『鵝兒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聞叫，以戶相迎，道：『承爲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將銀二百兩放在桌上。』鵝兒不料公子有銀，忽然變色，想有甚意。十娘道：『兒在媽家，甲八年所致金帛不下數千金矣。今日從良，美幸。又媽媽親口所訂二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



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郎君待銀去兒，即刻自盡。恐那時人財兩失，悔之無及也。為兒無詞，以對腹內壽畫了半幅，只得取天平兌，准了銀子，說道：「事已如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時，即今就去。平時穿戴衣飾之類，盡厚休想說罷。」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討鎖來封了，鎖此。時九月大氣，十娘纔下床，尚未梳洗，隨身舊衣，就拜了媽媽兩拜。李公子也作了一揖，一夫一婦，離了虞婆大門。

盜魚脫却金鈞去

權尾權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時，我去喚個小轎，擡你權往柳

榮卿寓所去，再作道理。十娘道：「院中諸姊妹平昔相厚，理宜話別。况前日又承他借貸路費，不可不一謝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謝別。姊妹中惟謝月朗、徐素素與杜家相近，尤與十娘親厚。十娘先到謝月朗家。月朗見十娘，秀髮舊衫，驚問其故。十娘備述來因，又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資，是此位姐所貸，郎君可致謝。」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家相會。十娘梳洗已畢，謝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鈿、金釧、瑤簪、寶珥、錦袖花裙、鸞帶、繡履，把杜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作慶賀。



筵席月朗讓卧房與李甲杜徽二人過宿次日又大  
排筵席遍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  
與他夫婦把盃斟豆吹彈歌舞各逞其長務要盡歡  
直飲至夜分十娘向眾姊妹一一稱謝眾姊妹道十  
姊爲風流領袖今從郎君去我等相見無日何日長  
行姊妹們尚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當來相  
報但阿姊千里關關同郎君遠去囊篋蕭條曾無所  
來此乃吾等之惠當相與其謀之勿令姊有窮途之  
慮也眾姊妹各唯唯而散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  
家至五鼓十娘到公子道君等此去何處安身郎君

不計議有定着否公子道老父盛怒之下若知要  
而歸必然加以不堪以致相累展轉尋思尚未有  
萬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然倉卒難  
犯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回求  
親友於尊大人面前勸解和順然後携妾于歸彼此  
妥妥公子道此言甚當次日二人起身辭了謝月朗  
暫往柳監生寓中整頓行裝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  
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異日我夫婦必當重報遇春  
慌忙答禮道十娘鍾情所歡不以貧窶易心此乃女  
中豪傑僕因風吹火諒區區何足掛齒二人又飲了



一日酒次早擇了出行吉日，僱倩驕馬停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肩輿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拉衆姊妹來送行，月朗道：十姊從郎君千里間關，囊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具薄贖，十姊可檢收，或長途空乏，亦可少助，說罷，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與馬齊集，僕夫催促起身，柳監生三五別酒和衆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泪而別，正是

他日重逢難預必

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陸從舟，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轉回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艙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你道杜十娘把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闖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着，又製辦了鋪蓋，纔來只勾輪馬之費，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衆姊妹合贈，必有所濟，乃取鑰開箱，公子在傍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裡取出一個紅絹袋來，擲於卓上，道：郎君可開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覺得沉重，啟而觀之，皆是白



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承眾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吳越間，亦可稍佐吾夫妻蘇冰之費矣。」公存且驚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撫慰。一路無話，不一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公子別催了民船，安歇行李，約明日復具裝，剪江而渡。其時仲冬中，河清一如水，公子和十娘坐於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惟守一船之中，四顧無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一舟，更無避忌，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官開懷暢飲，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為何如？」十娘道：「妾久稔談笑，亦有此心，即君言及是，見同志耳。」公子乃携酒具於船首，與十娘鋪氈並坐，傳盃交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恩卿妙音，六院推首，甚相遇之初，每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嚮嚮，鳴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肯為我一歌否？」十娘與亦勃發，遂開喉頓噪，取扇接拍，嗚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盃與嬋娟一曲，名小桃紅真個。

舟更無避忌，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官開懷暢飲，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為何如？十娘道：妾久稔談笑，亦有此心，即君言及是，見同志耳。公子乃携酒具於船首，與十娘鋪氈並坐，傳盃交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恩卿妙音，六院推首，甚相遇之初，每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嚮嚮，鳴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肯為我一歌否？十娘與亦勃發，遂開喉頓噪，取扇接拍，嗚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盃與嬋娟一曲，名小桃紅真個。



聲飛霄漢雲皆駐

響入深泉魚出遊

却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富字善齋徽州新安人氏家資巨萬積祖揚州乾隆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風流慣向青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月到是個輕薄的頭兒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州渡口獨酌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是喻其美起立船頭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鄰舟正欲相訪音響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踪跡訪於舟人但曉得是李相公在座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富想道此歌者必非良家怎生得他一見展轉尋思通宵不寐

捱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彤雲密布狂雪飛舞

怎見得有詩為證

千山雲樹一城

萬徑人踪絕

扁舟簑笠羽

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開孫富命艖公移船泊於李家舟之傍孫富貂裘推窗假作看雪值十娘梳洗方畢纖纖玉手揭起舟傍短簾自潑盃中殘水粉容微露却被孫富窺見了果是國色天香魂搖心蕩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香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高學士梅花詩二句道



雪滿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李甲聽得鄰舟吟詩，舒頭出艙看，是何人，只因這一看，正中着了孫富之計。孫富吟詩，正要引李公子出頭，他好乘機攀話。當下慌忙舉手，就問老兄尊姓何諱。李公子叙了姓名，鄉貫，少不得也問那孫富。孫富也叙過了，又叙了些太學中的閒話，漸漸親熟。孫富便道：風雪阻舟，乃天遣與尊兄相會，實小弟之幸也。舟次無聊，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中一酌，少領清談。萬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何當厚擾。孫富道：說那里話。四渡之內，皆兄弟也。陽教船公打跳，幸免張傘，迎

接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自己隨後。各各登跳，上涯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二人上樓，揀一副潔淨座頭，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肴。孫富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一發成相知了。孫富屏去左右，低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正要賣弄，在行，遂實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孫富道：既係曲中姊妹，何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後來如何要嫁，如何借銀討他，始末根由，備細述了一遍。孫富



首。凡應麗人而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公子道。賤室不足慮。所慮者。老父性嚴。尚費躊躇耳。孫富將機就機。便問道。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兄所携麗人。何處安頓。亦曾通知麗人。其作計較否。公子橫眉而答道。此事曾與小妾議之。孫富欣然問道。尊寵必有妙策。公子道。他意欲僑居蘇杭。流連山水。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俟家君回。噴作喜。然後圖歸。尚明以爲何如。孫富沉吟半晌。故作愀然之色。道。小弟乍會之。聞交淺言深。誠恐見怪。公子道。正賴高明。相教何如。孫富道。尊大人位居

方面。必嚴。惟薄之嫌乎。時既恰。兄遊非禮之地。今日豈容兄娶不節之人。况且賢親貴友。誰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兄枉去求他。必然相拒。就有個不識時務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見尊大人意思不允。他就轉口了。兄進不能和。睦。家庭恐無詞以回復。尊寵即使留連山水。亦非長久之計。萬一資斧困竭。豈不進退兩難。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說到資斧困竭。進退兩難。不覺點頭道。是孫富又道。小弟還有句心腹之談。兄肯俯聽否。公子道。承兄過愛。更求盡言。孫富道。諒不聞親。還是莫說罷。公子道。但



說何妨。孫富道：自古道：婦人水性無常。况烟花之輩，少真多假。他既係六完名姝，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力，挈帶而來，以爲他適之地。公子道：這個恐未必然。孫富道：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好輕薄，兄留麗人獨居，難保無踰牆鑽穴之事。若挈之同歸，愈增尊大人之怒。爲兄之計，未有善策。况父子天倫，必不可絕。若爲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爲浮浪不經之人。異日直不以爲夫，弟不以爲兄，同袍不以爲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計。據高明

之見，何以教我。孫富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兄恐食不飽，枕席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詞說耳。公子道：兄誠有良策，使弟再觀家園之樂，乃弟之恩人也。又何憚而不言耶。孫富道：况飄零歲餘，嚴親懷怒，閉閣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爲迷花戀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爲棄家蕩產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今日空手而歸，正觸其怒。兄倘能割衽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授館，並不曾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睦，當無



開言須臾之間轉禍爲福兄請三思僕非貪厲人之  
色實爲兄效忠於萬一也李甲原是没主意的人本  
心懼怕老子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  
揖道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  
絕容歸與議之得其心皆當奉復耳孫富道說話之  
兩宜放婉曲彼既忠心爲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  
走然玉成兄還鄉之事矣二人飲了一回酒風停雲  
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備酒饌與公子携手  
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二分話

未可

生拖

一片心

下

却說村十娘在舟中批設酒果欲與公子小酌竟日  
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  
匆似有不樂之意乃兩斟熱酒勸之公子謹首不飲  
一言不發竟自床上睡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杯  
盤爲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抱鬱  
鬱如此公子嘆息而已終不開口問了三四次公子  
已睡去了十娘委實一下坐於床頭而不能寐到夜  
半公子醒來又嘆一口氣十娘道郎君有何難言之  
事頻頻嘆息公子擁被而起欲言不語者幾次撲簌  
簌下榻來十娘抱持公子於懷間欲言無慰道妾



與郎君情好已及一二數年辛萬苦屢盡艱難得有今日然從後數千里未嘗哀感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笑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死生相共有事儘可商量萬勿講出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泪而告道僕天涯窮困蒙恩卿不弃委曲相從誠乃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於禮法况素性方嚴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蕩將何底止夫婦之歡難保父子之愛又誰日間蒙新安孫友邀飲爲我籌及此事寸心如割十娘大驚道郎君意將如何公子道僕事內之人當身而逃孫友爲我畫

一計頗善但恐恩卿不從耳十娘道孫友者何人計如果善何不可從公子道孫友名富新安鹽商少年風流之士也夜間聞子清歌因而問及僕告以來屢并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見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天但情不能捨是以悲泣說罷淚如雨下十娘放開兩手冷笑一聲道爲郎君畫此計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爲行李之累發乎情止平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公子收泪道未得恩卿之諾金尚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明早



快快應承了他，不可控過機會。但千金重事，須得先  
是交付耶孺之手。妾始過舟，勿爲賈豎子所欺。時已  
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今日之粧，乃迎新送  
舊，非比尋常。於是脂粉香澤，用意修飾，花鈿繡襖，極  
其華艷，香風拂拂，光采照人。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  
富差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  
色。乃僮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兌足銀子。公子親到孫  
富船中，回復依允。孫富道：兌銀易事，須得麗人粧臺。  
爲信公子又回復了十娘。十娘即描描金文具，道可  
與孫富去。孫富道：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親自去看，足色足數，分毫無爽。乃手把船舷，以  
手捫孫富。孫富一見，竟不附體。十娘啟朱唇，開語齒  
道：方纔箱子可暫發來，內有李郎路引一紙，可檢還  
之也。孫富視十娘已爲甕中之鱉，即命家童送那描  
金文具，安放船頭之上。十娘取鑰開鎖，內皆抽替小  
箱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璫，瑤簪  
寶珥，充物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遞投之。江中李甲  
與孫富及兩船之人，無不驚詫。又命公子再抽一箱，  
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  
金。十娘盡投之於水。舟中岸上之人，觀者如堵，齊聲



道可惜可惜正不知什麼緣故最後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祿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衆人齊聲喝采喧聲如雷十娘又欲投之於江李甲不覺大悔抱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十娘推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爲譏說一旦破人姻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歡乎又對李甲道妾風塵數年移有所積本爲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

渝前出都之際假托衆姊妹相贈箱中韞藏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托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習信不深惑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衆目之前開箱出視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爲難事妾櫃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长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衆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於是衆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衆人急呼撈救



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踪影，可惜一箇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

三冤渺渺歸水府

七鬼悠悠入冥途

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急叫開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釀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臥床，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為江中之報也。却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舟瓜步，偶臨江淨險，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及至撈起，乃是

個小匣兒，遇春啟匣觀看，內皆明珠異寶，無價之物。遇春厚賞漁人，留於床頭把玩。是夜夢見江中一女子，凌波而來，視之乃杜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郎薄倖之事，又道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本意息肩之後，徐圖報答，不意事無終始，然每懷盛情，悵悵未忘。早間曾以小匣托漁人奉致，聊表寸心。從此不復相見矣。言訖，猛然驚醒，方知十娘已死。嘆息累日，後人評論此事，以為孫富謀奪天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無是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



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  
德恩變爲仇萬種恩情化爲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  
云

不會風流莫妄談

單單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

與作風流也不虧

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卽  
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管觀音庵相近有一個  
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初年喪父母  
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  
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  
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養兒這喬俊看來有二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